

黄金地段,公共空间

提起卡尔登,绝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卡尔登戏院,其实卡尔登并不这么简单,按今天的说法,卡尔登是一个颇有规模的集团公司,戏院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卡尔登的大本营在天津,它的进军上海早在20世纪初。最初营业的是饭店,时间是1909年,正式名称叫卡尔登大餐厅,是一幢三层楼的洋房,开设在宁波路、江西路口。随着上海的日益发展繁荣,卡尔登在沪的投资也更趋扩张,转折点是1923年。这年的元旦,上海的报纸上刊出了“卡尔登新屋落成”的大幅广告。卡尔登的改变有三:其一,饭店的地址从本就高端的宁波路、江西路迁移到了更为繁荣、更具发展前景的跑马厅对面——静安寺路、派克路(今南京西路、黄河路),显示了集团高层的前瞻眼光。其二,饭店规模更大,经营范围也更广,具有了现代酒店业的形态。第三,饭店附设有大型营业舞厅,规模“可容三千人”。当时的上海,还没有丽都、巴黎、爵禄和大东,更没有百乐门、新仙林、大都会和仙乐斯,对外营业的舞厅寥寥无几,卡尔登舞厅的公然亮相可谓抓住了上海中高端人士的消费热点;而且,舞厅还拥有了一支足以自傲音乐圈的专业乐队,其规模之大,水准之高,让很多音乐家都大吃一惊。其实不只这三点,仅仅过了一个多月,卡尔登集团又推出了一个更为亮眼,也更令大众惊喜的营业项目:卡尔登戏院。1923年2月9日,戏院正式开幕,票价:花楼二元,包厢一元五角,优等正厅一元,特等正厅六角,成为当时上海最豪华的影戏院。当时有记者特地对上海十几家影院的营业作了调查,得出结论是“卡尔登卖座最盛”。

在世人眼中,1923年2月9日开幕的卡尔登戏院,以首轮放映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影片为最大卖点;而其实它的另一特色才是独一无二,可资炫耀的真正卖点,即它并不只是一家单纯的戏院,除剧场陈设富丽,有冷暖气装置外,它背靠集团,还附设有咖啡屋、弹子房及舞厅、饭店等最时尚的娱乐场所,是当时有钱阶层炫耀财富,消磨时间的绝好去处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:当时有一家追求奢华场面、热衷拍摄欧化剧情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,正在拍摄一部名为《透明的上海》的电影,影片描写一个军阀的儿子,在上海因放荡的生活而弄得倾家荡产,最终成为纸醉金迷的牺牲品。该片展示了上流社会富丽奢侈的生活,刚开幕不久的卡尔登戏院因其奢华富丽而成为影片理想的外景地。

默片时代,放映的影片既无对白也无声响,为烘托气氛,当时一些中高档影院均自拥乐队,在乐池里视剧情随片伴奏,以增加影片感染力。卡尔登开幕于1923年2月9日,正是默片鼎盛时期,故老板特地以重价雇佣了一支出色的乐队,在其广告上也不吝文字提到了这一点:“场内配以高等音乐,尤为尽善尽美。”曾有人就此问题著《影戏院中之音乐》一文详细评说:“海上上下两等影戏院,咸具钢琴,而上等影戏院,则加设梵哑林队,其音调之佳,首推卡尔登影戏院。”卡尔登的音乐之所以好,有其先天优势。卡尔登戏院系卡尔登饭店所开,原本就是集餐饮、音乐、跳舞于一体的高档娱乐场所,在沪上颇负盛名。1923年,日本文人村松梢风前来上海游玩,回国后撰写了《魔都》一书,专事描写上海旖旎风情,其中便提到了卡尔登舞厅及其乐队:“卡尔登兼营电影、餐厅和舞厅。舞场呈椭圆形,直径有三十张榻榻米那么长,正面舞台上的乐队有20人。”可见,卡尔登舞厅不只拥有乐队,其规模还颇为壮观,也正因为依托着卡尔登舞厅的音乐班底,戏院的配乐才如此出彩,得到观众和新闻媒体的一致盛赞。

卡尔登坐落的派克路紧邻热闹的静安寺路和虞洽卿路(今西藏路),对面更是租界第一销金窟——跑马厅,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卡尔登一带已成为上海最繁华、最时尚的商业区域,完全可用“寸土寸金”形容。当时,上海的一座座标志性建筑在卡尔登四周陆续涌现:1924年,华安大楼(今金门大酒店)落成;1928年,西侨青年会(今体育大厦)建立;1932年,大光明大戏院开业;而1933年,上海第一高度——国际饭店的拔地而起,则标志着一个顶峰。静安寺路也由此后来居上,成为当时上流阶层又一流连忘返的繁华地段,无论是本地白领,或观光路过的外地市民,这里都成为必然要拜访的圣地。这个区域是当时上海名副其实的、商业、文化中心,这个时期也成为卡尔登声誉最隆的黄金盛期。1927年1月15日,上海首屈一指的富家子邵洵美,从英国留学回来,与青梅竹马的豪家女盛佩玉喜结良缘,婚宴盛地就定在卡尔登饭店,宴后更请来宾客移足隔壁卡尔登舞厅翩翩起舞,极尽奢华。



满满都是岁月

——卡尔登的年轮印痕

◆ 张伟

卡尔登戏院在上海大地上消失已有二十余年了,但在上海的文化版图上永远有其无可取代的一页。电影的发明与影院的兴建均是20世纪新兴都市文明的象征,大众观赏电影,编织梦想,而影院正代表了集体意识投射时不可缺少的空间场所。解读老影院,可以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演进,亦可以从探索上海社会文化的变迁。卡尔登是上海老影院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家,它的历史已超过九十年,有资格成为白头宫女回忆的“玄宗”了。



■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周信芳(中)在卡尔登演出为黄帝招魂的《徽钦二帝》,一次下台卸妆后在翼楼和著名报人唐大郎(右)、陈灵犀(左)合影



■ 新艺剧团1944年10月7日起在卡尔登演出《梅花梦》的说明书,谭正璧原著,费穆改编、导演,乔奇、碧云、路珊主演



■ 新艺剧团1943年10月8日起在卡尔登演出《浮生六记》的说明书,沈三白原著,费穆改编、导演,乔奇、碧云等主演



■ 上海艺术剧团1942年10月10日起在卡尔登演出《大马戏团》的说明书,师陀改编,佐临导演,石挥等主演

■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,卡尔登耗资重金重新装修,摇身一变而为沪上西片头轮影院,图为十二月十四日开张之日赠送贵宾的纪念册

抗战堡垒,戏剧圣地

1937年,抗战风云骤起,卡尔登成为当时抗战文化宣传的大本营。十月六日,田汉、欧阳予倩、周信芳等二十余人在卡尔登举行座谈会,讨论抗日救亡运动问题。次日,在戏院举行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,协会下辖13个救亡演出队随即奔赴全国各地,进行抗日宣传活动,而卡尔登戏院则进一步成为整个“孤岛”和沦陷时期上海戏剧演出影响最大的重镇。周信芳组织移风剧社,在这里排演蕴含民族大义的《明末遗恨》《香妃恨》《徽钦二帝》和《文素臣》等多出戏剧,轰动一时。公演之夕,有“万人空巷来看”之说,演出连满数月,当时几乎无人不知,各家报纸也争相辟出版面进行讨论。

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进入租界,上海成为沦陷区,抗战宣传也由此转入地下。费穆等一批影坛艺人不愿与日伪势力合作,退出影坛,组织上海艺术剧团,以卡尔登为演出基地,排演了很多话剧,有借历史人物弘扬民族自强精神的历史剧,也有艺术品位上乘的家庭伦理剧。上艺剧团的演出,在电影技巧的借鉴运用,音乐元素的创新加入,抒情理念的强化凸显,演员表演的细腻含蓄等方面,都作了有益的尝试,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,因而受到观众出自内心的欢迎,往往新戏一经上演就欲罢不能,演出几十甚至上百场都是常有的事。其中尤以《秋海棠》和《浮生六记》两部剧作的演出影响最大。《秋海棠》是一部以梨园艺人悲欢生涯为情节的长篇小说,由秦瘦鸥创作,为当时最受市民欢迎的一部作品。改编后由号称三大名导的费穆、佐临、顾仲彝联合导演,石挥、沈敏、英子等主演,从1942年12月24日起首演,至1943年5月9日始落幕,共演出200余场,观众达18万人次,创造了当时话剧演出的最高纪录。《浮生六记》本为清代文人沈三白的一部自传性作品,篇幅虽然不长,但因描写细腻,感情真挚,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作;后经林语堂的撰文力捧,影响愈广,作品主人公芸娘更因此得到“中国最可爱女人”的誉称。《浮生六记》由费穆编导,1943年10月8日首演,分两次演出,共上演了147场。费穆的改编融入了很多独特的感觉,他排戏没有完整定型的剧本,每次排演都有新的东西加入,故不少人看费穆编导的话剧往往会看很多次,享受的就是每次微妙新颖的差别感觉。有“江南第一枝笔”之誉的报人唐大郎就是这样的“费迷”,他看了《浮生六记》后还特地在报上写诗褒扬,对费穆极尽钦佩之情:

“隶辞属事原常技,不是欢娱即是愁。始信前人皆稚拙,今因费穆得千秋。看新艺之《浮生六记》,予将谓沈三白因费穆而得以千秋。予于治文,不喜平铺直叙,亦不喜行文之细腻熨贴,沈复此作,即坐是病耳。”

自此,话剧成为上海娱乐界的一支强大生力军,大报、小报及各种杂志中纷纷开辟话剧专栏,请人看话剧则一变而成为最时尚高档的娱乐。“孤岛”及沦陷时期的话剧演出,不但隐晦地起到了民族宣传的作用,也排解了沦陷区



■ 卡尔登戏院开幕预告——看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《申报》



■ 卡尔登大戏院

民众孤寂痛苦的心灵。

三十年代起,由吴性栽出资与周翼华、胡梯维等人创办昌兴公司,接管卡尔登戏院,他们于戏院楼上专辟一室供诸友唱戏、聚会、打牌、聊天之用,由于出面担任戏院经理的是周翼华,故朋友们都戏称此室为翼楼。常来常往的有吴邦藩、周剑云、桑弧、唐大郎、陈灵犀、胡梯维、平襟亚、王熙春、金素琴等一批新闻界和影剧界名人,他们每人每月自觉缴纳十元钱,作为咖啡点心费用,很多好的点子,最初都源于这间翼楼。周信芳、金素琴他们吊嗓乃至排戏都在翼楼,楼临窗,故沿派克路走过,经常能欣赏到精彩的唱腔,不啻免费听戏,这也成为当年卡尔登的一道著名风景。有人撰文对此有生动描绘:“翼楼下临派克路,室外有阳台,长二三丈,凭栏俯瞰,行人如织,天渐熈,翼楼之窗门齐开,楼上歌声,送之道路,路人皆驻足而听。”

战后重整,余音绵绵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有二十余年“院龄”的卡尔登已陈旧不堪,不敷大用,剧院当局决定耗资巨资重新装修。历经数月的重金打造,1946年12月14日,新卡尔登拉开帷幕,重新开张。和卡尔登有着特殊情缘的著名报人唐大郎特地在报上撰文庆贺,满怀感情地写道:“卡尔登翻造以后,于十四日晚场正式献映舶来电影,上海的第一轮电影院,又多了这一家。新建筑是极尽美轮美奂。他们这一次倾资于改建上的,总数在四五万元之间,犹之夏令配克的脱胎换骨,而成了今日的大华大戏院……新卡尔登开幕的那一天,我因为友谊关系,老早去招待来宾了。这一天雨下得很大,但黄河路上,挤塞着车马,来賓冒了雨,争先恐后地要来看一看卡尔登的新姿,场里外堆放着花篮,第一张片子是《中国女郎》。”然而其时上海六大头轮影院(大光明、国泰、南京、大上海、大华、美琪)的基本格局已经定型,好莱坞电影的市场份额也大致被瓜分完毕,故虽然卡尔登历史悠久,地段优越,又是全新豪华装修,也难以在西片放映市场从容分得一杯好羹,只能在头轮和二轮的夹缝中尴尬地寻找自己的席位。

卡尔登戏院在1951年更名长江剧场,两年后被指派为华东实验越剧团的演出基地。1954年公私合营,先后归新成区和市文化局领导,兼营戏剧演出和电影放映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卡尔登再度成为上海话剧演出的主要场所,很多经典剧作在此上演。客观地评价,虽然从建成初期起卡尔登就一直是影、剧混合映、演的综合剧院,但其在上海影院剧场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主要还是在戏剧演出方面,尤其是话剧演出,故以“戏剧圣地”来赞誉它是恰如其分,毫不过分的。卡尔登1993年停演,由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接手,组建长江文化娱乐公司,旋因市政建设被拆除。原址现为鸿祥大厦,2-4层分别为两家老字号餐馆:功德林和杏花楼。



■ 卡尔登戏院门口的拥挤场景